

人工智能赋能劳育：人工智能时代小学劳动课程的实践进路

张楠, 张莹

宁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宁夏 银川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2日

摘要

人工智能正在重构着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此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调查研究现状表明, 小学劳动教育未能有效回应智能技术对劳动形态的变革, 导致学生出现认知偏差与劳动能力弱化的问题。小学劳动课程也陷入了注重形式而忽视内涵、侧重技能而轻视思维的实践困境, 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与智能时代的劳动实践脱节; 教学方式以机械模仿为主; 评价机制忽略过程发展。因此, 本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融入小学劳动课程的实践路径, 旨在推动课程转向素养培育。其核心在于构建价值引领与技术赋能相协同的融合机制, 既为培养适应智能社会的创新型人才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式, 也切实将“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五育融合目标落到实处, 从而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小学劳动课程, 人工智能, 课程实践

AI-Empowered Labor Education: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Labor Curriculum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n Zhang, Ying Zha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Received: September 16,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shaping social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文章引用: 张楠, 张莹. 人工智能赋能劳育: 人工智能时代小学劳动课程的实践进路[J]. 教育进展, 2026, 16(10): 1517-1524. DOI: 10.12677/ae.2026.16102256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labor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urve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lementar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has not effe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transformations in labor forms brought about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resulting in students' cognitive biases and weakened practical labor competencies. Moreover, the elementary school labor curriculum has fallen into a practical dilemma that emphasizes form over substance and skills over thinking.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curricular content and labor practice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eaching methods dominated by mechanical imita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at overlook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labor curriculum, aiming to steer the curriculum toward competency-oriented cultivation. The core lies in constructing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that combines value guidance wit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is not only provides an actionable paradigm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adapted to an intelligent society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lements the five-education integration goals—fostering morality, enhancing intelligence, strengthening physique, and cultivating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through labor—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Labor Curriculu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rriculum Practi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刻重塑社会生产方式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对劳动教育的定位持续提升。2018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¹将“人工智能助推教育现代化”列为战略任务,为劳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202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²首次将劳动设为独立课程,明确要求“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五育融合目标。这两份文件共同构建了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政策框架,凸显了劳动教育在培养新时代人才中的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技术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构劳动形态,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模式[1]。这要求劳动教育必须超越传统技能训练,转向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创新思维与适应性能力。然而,现实中的小学劳动课程仍深陷于重形式轻内涵、重技能轻思维的困境,课程内容多停留于表层活动,缺乏对现代劳动形态的融入;教学方式以教师示范、学生模仿为主,忽视了劳动中思维训练与价值引领;评价机制关注结果而轻过程,导致劳动教育流于形式[2]。

本研究聚焦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劳动课程实践这一核心命题,旨在探索人工智能如何系统性融入小学劳动课程,实现从劳动技能训练向劳动素养培育的范式转变。使劳动课程真正成为连接乡土文化与未来发展的桥梁,为人工智能时代小学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式。这不仅与《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的育人要求相契合,更将助力培养适应智能社会发展的创新型劳动者。

2. 人工智能赋能小学劳动课程实践的价值澄明

本文所指人工智能,限定为面向小学劳动课程可部署的六类技术。即生成式 AI,用于任务单生成、

¹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²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t20220420_619921.html

安全问答、方案头脑风暴、反思写作提示; 计算机视觉, 其中图像识别用于手工作品对称性或完整性评判、农作物长势识别, 动作识别用于家庭劳动认证; 物联网与传感器, 用于种植、养殖、劳动负荷与投入度分析; 学习分析与画像, 用于过程数据采集、多源行为建模, 生成劳动素养动态画像和分层任务; VR 及 AR 虚拟仿真, 可以作为虚拟农田、工坊、危险操作的预演, 解决场地和安全限制; 轻量机器学习, 可以基于历史数据给灌溉、病虫害、分工优化做建议。

以上人工智能技术只用于资源生成、过程记录、难点诊断、反思支持, 不替代学生动手操作、不替代教师价值判断, 劳动教师同样不能将未核验的方案直接当标准答案。

2.1. 理念跃升：从技艺传授走向素养本位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智能识别与语义分析, 挖掘本地文化资源的历史脉络与价值内涵, 同时进行系统梳理并生成课程设计方案, 为劳动课教师拓宽教学思路, 使劳动课程的内容从偏重操作实践升维为操作实践与文化理解并重[3]。这一新视角下的技术应用超越了传统劳动教育对文化符号的简单呈现。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系统化、结构化处理, 为劳动教育注入了历史厚度与文化深度。使学生在动手实践中自然融入文化认知, 推动了劳动教育从技能习得向文化认同的范式升级。

TPACK 理论是指在学科教学知识基础上引入技术知识而形成的教师知识框架, 强调学科内容、教学法与技术之间的复杂互动[4]。TPACK 关注的是教师在学科内容、学生需要与课堂情境之间做出的整合决策。在劳动课程中体现为教师需要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原始信息进行检查核对和针对性调整, 学生在升级后的课程设计引导下, 将不再满足于机械操作, 而是主动探索劳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和逻辑。例如, 在经典的劳动课内容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中, 人工智能可以动态地提供文化背景信息, 引导学生思考工艺演变中的历史脉络与精神价值, 在做手工的过程中加入“为何做”的思考, 使劳动过程成为文化理解的桥梁, 以此实现技能训练与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合。最终达成劳动课程“以劳育德、以劳化文”的核心目标。学生在劳动中可以深度感知本土文化基因, 建立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连接, 形成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这不仅使劳动教育超越技能层面, 更成为文化遗产的创新实践, 为培养兼具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的新时代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真正实现劳动教育的价值升华。

2.2. 人才画像：培养具备技术素养的新型劳动者

人工智能赋能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将技术素养有机嵌入劳动课程实践的全过程, 使劳动课程从单纯的技能训练跃升为技术思维的培养平台。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工具不再是单纯的教学辅助手段, 而是引导学生理解人机协作逻辑与掌握智能设备操作的核心媒介[5]。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 学习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主动建构的。人工智能在劳动课程中提供给学生的是支架而非答案。在劳动课程的实践过程中, 学生通过与人工智能互动, 能够达到在自然状态下理解“人做决策、人工智能执行”的协作模式, 以此掌握智能技术如何服务于行动目标, 而非简单地将技术作为工具使用。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入, 使技术素养成为劳动教育的现实目标而非外在附加。这种转变使劳动课程在实践中走向智能化。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会主动思考技术是如何优化劳动过程的, 进而形成利用技术驱动创新的思维习惯, 劳动过程也就成为了技术思维的训练场, 学生会在实践中理解技术与劳动的内在关联。

由此, 学生在未来参与智能社会的必备素养也在这个过程中萌生了。通过智能技术赋能的劳动实践, 学生将建立技术终将融入劳动的思维模式, 并能够在各种劳动场景中主动识别技术应用点, 并创造性地整合技术要素。这种素养使学生能够适应未来劳动形态的快速变化, 成为能够驾驭智能技术、在数字化环境中创造价值的新型劳动者。

2.3. 场域拓展：构建虚实融合的实践新样态

人工智能技术为劳动教育构建了评价精准化、学习个性化、思维结构化的三维赋能体系，革新了传统教育模式。在评价维度，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可穿戴设备和行为分析算法，实时采集学生劳动过程中的动作轨迹、情感状态、协作质量等动态数据，形成多维度的可视化成长图谱。这不仅能改善传统评价依赖主观观察的现状，更能使教师精准识别学生在劳动中的能力短板与优势潜能，为个性化指导提供科学依据。在学习维度，人工智能基于对学生的能力画像与认知风格，智能生成差异化实践路径，这种动态适配使劳动实践能够实现一人一策[6]。学生在符合自身发展节奏的劳动中获得成就感与自信心，显著提升学习投入度与持续性。在思维维度，人工智能通过智能提示引导学生思考劳动过程中的关键逻辑，如要素选择依据与优化路径，并在实践后自动生成结构化反思报告，将零散经验系统性升华为可迁移的认知模型。这种思维训练使劳动教育超越单纯技能掌握，培养学生在智能时代必备的系统思维与创新意识，实现从操作经验到认知能力的质的飞跃。

三重维度的协同作用使劳动教育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与内容局限，跃升为融合认知发展、情感培育与创新思维的综合素养培育体系。在此背景下，学生在人工智能赋能的劳动实践中，不仅掌握了现代劳动技能，更培养了发现问题、运用技术、实现创新的思维习惯，为适应未来数字化劳动生态奠定了核心素养基础，真正实现了新时代劳动教育“五育并举”的育人目标。

3. 人工智能嵌入小学劳动课程实践的现实梗阻

3.1. 技术工具理性对劳动价值的消解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来分析现代性困境的核心概念[7]。“价值理性”所看重的是目标，即作为达成目标的最高指针。“工具理性”重视的是高效，以功利主义为行动导向，不关心目标有何价值。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社会生产方式，但其广泛应用也引发了学生对劳动价值的系统性认知偏差，形成了劳动可以被技术替代的错误观念。将劳动简化为通过操作获得成果，而忽视了劳动的初心与价值。这种偏差不仅体现在学生日常表达中的简单认知，认为智能机器人出现后自己便不再需要劳动，更在深层次动摇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根基。当学生将劳动等同于可被机器取代的重复性工作，就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劳动的本质[8]，将智能技术的加入误读为人类劳动的消亡，这与《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³所强调的“树立端正的劳动观念”目标形成了根本性冲突。

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是多重社会与教育背景的影响。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学生直观感受了机器可以替代人类劳动的现实，却轻视了技术应用背后依然需要人类的创新设计、决策管理与价值判断。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当前劳动教育内容与智能时代脱节，教师未能有效引导学生理解技术的存在是赋能劳动，而非替代劳动的辩证关系。当学生在课堂中仅接触到传统劳动技能的简单传授，却未理解智能技术如何与劳动实践深度融合时，便容易形成技术应用等于替代的片面认知。

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价值内涵包含了三层深刻意涵。首先，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社会互动的实践过程；其次，劳动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价值，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最后，劳动是塑造人格、培养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将劳动简单等同于可被技术替代的机械操作，不仅割裂了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否定了劳动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认知偏差的后果是深远的。它导致学生对劳动产生消极态度，弱化了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使学生难以理解智能时代劳动的新形态；阻碍了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使其在未来的智

³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15/content_5526949.htm

能社会中难以适应技术赋能的劳动生态。

3.2. 智能依赖症候下劳动主体性的弱化

人工智能的普及正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其最显著的负面效应在于催生了技术依赖型思维[9],导致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正在衰退。这种思维在表层体现为知识获取时不加自我思考,深层体现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置身事外,丧失了真实劳动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即时性反馈机制重塑了学生的思维习惯。当学生习惯于通过智能工具快速获取答案,而未经发现、提出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总结反思的完整思考过程,其认知结构便会逐渐走向被动接收。这种依赖智能技术的思维模式一旦固化,学生在面对需要深度思考的劳动任务时,就会本能地寻求技术答案而非主动探索,从根本上背离了劳动教育的本质。

这种依赖型思维的根本危机在于它将消解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劳动教育的核心在于通过身体力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毅力和创新精神,而技术依赖则将劳动过程简化为输入指令即可获取结果的机械流程。当学生习惯于让人工智能完成劳动项目的实践,便失去了在劳动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机会。学生将不再思考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方案,而是简单接受了因为人工智能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方案。这种思维惰性不仅影响当前的劳动课程实践,更会塑造其未来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思维模式,即偏重寻求外部解决方案,而非培养内在的解决问题能力。

3.3. 课程内容滞后于智能时代劳动形态的更迭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许多传统劳动岗位正经历自动化转型。制造业中的装卸工人、服务业中的基础客服、农业中的常规耕作等岗位正被智能系统逐步替代。但劳动课程体系却仍固守于种植、手工及家务等传统内容,未能及时融入智能时代劳动实践的新形态与新要求[10]。这种内容脱节对学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使学生丧失了对未来劳动场景的适应能力。智能时代劳动技能的核心已经转向了人机协同创新,如智能设备操作和数据分析等,但传统劳动教育未能培养学生这些关键能力,导致其在未来劳动市场中处于劣势。更关键的是,这种脱节直接瓦解了劳动教育的吸引力与教育价值。学生难以在课程中找到与自身未来发展的关联点,就有可能丧失学习动力,这种消极的态度进一步削弱了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使劳动教育沦为与时代脱节的纸上谈兵。而智能时代的劳动实践不再是单纯的身体活动,是融合了技术创新、问题解决与价值创造的复合型活动,这就意味着劳动教育必须重新定位。

4. 人工智能赋能小学劳动课程实践的优化进路

4.1. 价值复位:确立“劳动创造价值”的核心认知锚点

劳动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更是个体价值创造与人格塑造的实践过程。当学生将劳动简单等同于可被技术替代的机械操作时,实质上是混淆了劳动与技术的辩证关系。技术本质上是劳动过程中延伸人类肢体与智力的工具,诞生于劳动需求,服务于劳动效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的终结者。这种混淆如果得不到纠正,将直接动摇劳动教育立身的价值根基。

在课程设计层面,必须将劳动创造价值确立为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导向。这要求课程体系要超越传统的技能传授模式,通过系统化的认知引导,帮助学生理解技术与劳动的共生关系。价值引领绝非空洞的说教或口号式灌输,而是通过逻辑严密的课程设计,揭示技术如何赋能劳动而非替代劳动,运用好技术能够提升劳动效率[11]。但无法僭越劳动中关于思维创新、复杂问题解决与价值判断等人类主导的领域。这种帮助“赋能而非替代”的认知重构,必须贯穿课程的每一个环节,从目标设定、内容选择到活动设计与反思评价,形成闭环式的价值渗透,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思考。

在实践环节优化方面,关键在于设计具有真实性、挑战性与反思性的劳动体验场景。学校可以在已有的劳动周的基础上,添加劳动价值体验的专项模块,让学生置身于需要智能劳动技术辅助但又必须由人类主导决策的复合型劳动任务中,而非仅扮演技术操作者的角色。以智能农业场景为例,人工智能可提供土壤湿度、气温变化、病虫害预警等数据支持,但具体决策仍需学生结合现实条件对人工智能提供的数据真伪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判断,制定符合现实情况的方案并不断调整实践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将切身体验到“人机协同”中人类思维的核心作用,技术是认知的延伸,而非思考的替代。经过此类反复实践与反思,学生不仅能理解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内涵,更能在智能劳动实践中内化这一价值理念,形成对劳动的深层认同与主动参与[12]。

通过上述认知重构与实践深化的双重机制,有效打破了技术替代劳动的片面认知,学生得以建立起更加整全的劳动观,即在真实劳动场景中,技术虽然扩展了劳动的边界,但劳动的价值内核即人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与道德责任感始终不可替代。

4.2. 动态平衡: 构筑“人机协同、以劳为主”的实践生态

智能技术的依赖与劳动能力弱化的本质是学生将技术视为答案的提供者而非思维的延伸工具,这种偏差源于教育实践中对技术使用边界缺乏清晰界定[13]。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当学生绕过问题表征、假设生成、方案比较等环节,无需经历思维过程,直接获取人工智能所给的答案时,大脑的“脚手架”便无法搭建,因为深度思考能力的形成依赖于个体在“困惑-探索-试错-顿悟”的完整认知链条中的主动投入。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阐明,真正有效的学习发生在学生独立思考与外部支持的交互地带,而非单纯接收外部信息。换言之,人工智能理应扮演动态支架的角色。在学生思维卡顿时提供启发,在方案验证时提供数据,但绝不能替代学生亲历从混乱到有序的思维锻造过程。因此,解决依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限制技术使用,而在于重构技术与思考的逻辑关系。

在劳动课程的具身实践场景中,教师需在任务说明时添加硬性规则,即人工智能的使用必须在独立思考后进行,且不能直接复制进行输出。“思考前置”这一规则具有三重教育价值,第一,重塑技术认知。通过强制性的“先思后问”训练,使学生切身体验到技术工具的服务性、从属性与局限性,逐步建立技术是为我所用的理性态度,避免陷入技术依赖的认知陷阱。第二,守护能力本位。劳动课程的核心价值在于“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若将决策与设计环节全权交给人工智能,学生将丧失规划、判断、调整等高阶思维的锻炼机会。因此,必须坚持“以劳为主”的实践生态,确保劳动课程中动手动脑的核心价值不被技术侵蚀,真正实现“以劳增智”的教育目标。第三,培养智能时代的思维习惯。面向如今“人机协同”的劳动形态,社会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不是熟练操作某项智能工具,而是能够在复杂情境中界定问题、拆解任务、批判性评估人工智能反馈并做出创造性决策。本规则正是从小培植学生驾驭技术的底层思维习惯,为学生未来适应智能社会的劳动环境奠定思维基础。

综上,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中,学生应具备的关键能力不是操作技术而是驾驭技术进行创新思考。构筑“人机协同、以劳为主”的实践生态,并非简单地在课程中引入或禁止人工智能。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教学规则,将技术嵌入劳动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内,使其成为激发而非替代学生思维活力的催化剂。唯有如此,劳动课程才能在智能时代守住育人初心,同时焕发新的教学活力。

4.3. 内容迭代: 设计面向未来的劳动课程内容图谱

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传授固定技能,而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劳动素养。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⁴中,劳动素养包含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与品质,及劳动精神。本文结

⁴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t20220420_619921.html

合实际,在此基础上将四大素养划分为如下可操作性的指标。劳动观念可体现为学生的劳动价值认同、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正确态度,及服务意识。例如,学生在田间或园艺劳动时,能解释给植物浇水的原因,或者在班级劳动中能够主动承担一定的班内任务;劳动能力可体现为学生的工具使用和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与筹划思维。例如,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能够根据人工智能的反馈修改各类图纸,或针对某些植物的习性设计智能花盆方案;劳动习惯与品质可体现为学生的安全规范和责任担当意识,及诚实的态度。在实际中表现为学生能够按照安全指示操作,智能穿戴设备可记录学生的全周期观察日志;劳动精神可体现为学生的吃苦耐劳、协作、工匠精神,及创新奉献意识等。例如,学生能够自主分工协作,在团队合作中主动提供帮助,教室内的智能检测设备可以记录学生之间的对话频次,并做作品合格率的前后测。智能时代已然催生了劳动形态的根本性变革,转向了“人机协同”的复合型劳动。此时,课程内容若仍停留于手工编织、简单种植等传统形式,不仅无法回应劳动创造价值的时代命题,更可能使学生形成劳动即落后于技术的错位认知,从根本上背离劳动教育的育人初衷。

基于上述认识,学校可构建包含基础劳动、智能应用、创新实践的三层递进式课程体系。三层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组合,而是遵循“认知奠基-关系理解-能力创生”的纵向发展逻辑。第一层,基础劳动层,筑牢劳动认知的根基。该层以传统手工劳动、校园种植养护、日常清洁整理等具身活动为载体,其核心目标并非让学生习得某种固化手艺,而是通过身体力行的沉浸体验,使学生建立起对劳动过程完整性、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劳动协作必要性的原初感知。这一层是所有后续智能应用的认知锚点。只有亲历过从播种到收获的完整劳动链条,学生才能在后续引入技术工具时,真切感受到技术赋能而非替代的增量价值。第二层,智能应用层,搭建技术与劳动的理解桥梁。该层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引入适龄的智能工具,但介入方式须遵循先劳动感知,后技术介入的原则。其核心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技术能够分担重复性、计算性的工作,从而将人的注意力解放出来,投向更具创造性与判断性的劳动环节。这一层的关键教学策略是对照体验,即让学生分别经历纯手工完成与智能工具辅助完成同一劳动任务。通过对比反思,学生可以自主归纳技术的作用边界。例如,在校园种植中可落地实施的智能花盆项目。项目面向4~6年级学生,整体课时安排为4课时集中教学加2周持续观察。第1课引导学生定义真实问题,第2课学习土壤湿度传感器与电路连接,第3课完成花盆的手工组装与装土,第4课进行数据复盘与方案优化,后续2周观察数据记入学生劳动成长档案。项目劳动目标涵盖湿度判断、组装接线与长期养护,方案迭代优化,以及小组分工与数据记录。课前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按学段差异生成3套浇水方案与个性化安全提示。课中土壤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实时采集环境数据;AI比对历史作物模型仅输出辅助建议而非自动执行,同时借助图像识别拍摄植株状态,定位缺水或疑似烂根等异常;智能体则即时应答“为什么叶子黄”等探究性问题。学生端必须完成手动测湿、手动装土、手写记录等实体操作,AI建议仅作参考。当学生判断与AI输出不一致时须书面说明理由,以此确保动手实践不被技术架空。评价体系采用量规制,操作规范占20%、数据记录完整度占20%、方案迭代质量占30%、小组协作与长期养护占30%。并引入手环与传感器客观数据作为佐证,但不替代教师的专业评判。为防范技术依赖,项目可设“无AI日”,要求学生仅凭感官经验判断温湿度并与AI结果对比,从而在AI赋能与劳动教育出力出汗的本色之间建立平衡,切实落实三层课程体系中智能应用层的素养培育目标。第三层,创新实践层,指向智能时代的素养跃升。该层是课程体系的顶端,旨在培养学生在智能环境中创造性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具体而言,学生需面对半结构化的真实劳动任务,在任务中自主界定问题、拆解子目标、选择合适的技术工具、执行方案并迭代优化。这一层不以完成作品为终极评价标准,而以思维过程的严密性、问题解决的策略性与对技术局限的觉察力为核心观测维度,真正实现从学会操作到学会思考的素养跃升。

上述递进式的课程体系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设计原则,每一层都在前一层的经验基础上叠加新的认知维度,而非割裂式地增加内容模块。这种结构既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也使学生在已有劳动经验基

基础上,逐步拓展到智能时代所需的能力边界。需要强调的是,课程内容的重构不是简单地增加新内容,而是重新诠释劳动价值,使学生理解智能技术是劳动的延伸,而非劳动的终结。同时,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层面,学校可以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体验科技企业的智能工作场景,让学生在真实劳动场景中接触智能时代劳动实践。这种实践基地不仅是技术展示窗口,更是思维的训练场,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真正理解智能技术与劳动的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 [1] 陈娴,易骏. 人工智能时代小学劳动课程建设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向[J]. 教学与管理, 2025(26): 29-33.
- [2] 刘伟兵. 作为未来教育的劳动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4(6): 62-71.
- [3] 吴晓蓉,李竹欣.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应变与坚守[J]. 当代教育论坛, 2024(3): 66-74.
- [4] Mishra, P. and Koehler, M.J.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The Voice of Scholarship in Education*, **108**, 1017-105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20.2006.00684.x>
- [5] 何佑石,顾建军. 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实践指向[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4(11): 58-68.
- [6] 申亚妹. 智能时代学校劳动课程建设: 新内涵、新挑战与新路向[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2025, 26(5): 62-66.
- [7] 陈云. AI时代的数智治理: 如何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J]. 科技导报, 2026, 44(7): 18-30.
- [8] 黄宣桦. 变革·识变·应变: 人工智能时代学校劳动教育的重构[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7(5): 170-176.
- [9] 张应强,唐宇聪. 立足“教育”抑或立足“劳动”?——对两种通行劳动教育观的审思[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42(6): 38-50.
- [10] 雷玲,郝丹娜. 从技术僭越到人本复归: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转向[J]. 广西社会科学, 2025(6): 106-114.
- [11] 尤莉娟,陈鹏. “有限”中的“无限”: 人工智能在劳动教育中的应用向路[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28): 10-15.
- [12] 王洋,顾建军. 智慧劳动教育: 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内涵与发展[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44(3): 78-83.
- [13] 乐晓蓉,樊熙奇. 智能时代劳动变革与劳动教育的实践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 99-105.